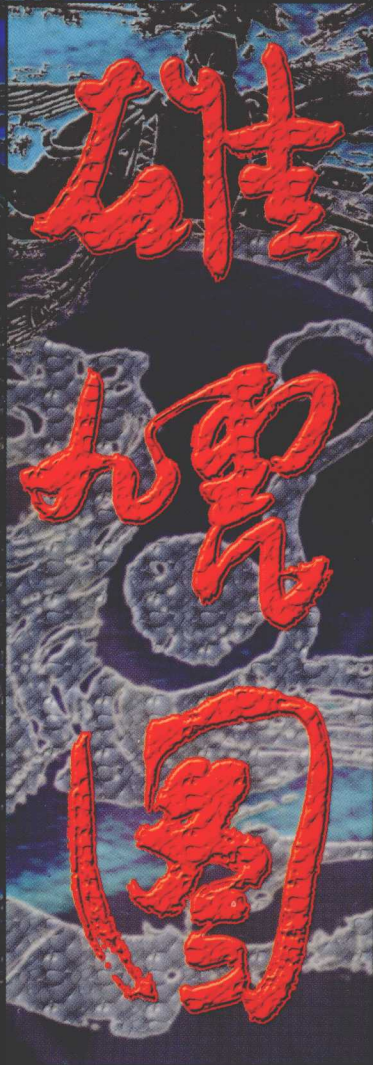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凤英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I247.5
4594
:2

王凤英
著

雄 虎 图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三十八

妙凤见肃王李君说得心诚，确有些不忍：“仔细想想，皇子皇孙许多人，有几个能存这份礼贤下士的心思？巴不得别人都来捧他上天呢。难得肃王兄知道养尊处优终无益处的道理，做妹妹的欢喜还来不及呢，自然要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了，万无不叫人‘赤’的理儿。”玉凤瞪她一眼：“这话说来没的叫人牙碜！你也算是娇生惯养大的，离了公府进皇宫，就算书读得多，也不过知书达礼罢了，说出来的道理终究是人云亦云。”说得李君忙看妙凤，怕她脸上下不来，谁知妙凤听了，低头一笑：“我自然不配说了，姐姐如何不说？书上说‘自古圣贤多磨难’，姐姐磨难自是多的了，说出来的话定叫人服气。”“哪本书上有这句话，我如何不晓得？”玉凤“噗哧”笑了。李君这才放下心来，暗自惊奇，又不免艳羡。

玉凤瞅眼过来：“交人如驭驾，我说不如己的不如不交，是怕你不辨‘芝兰之室’、‘鲍鱼之肆’，其实人人有长短，看你如何取长补短了，倘若不知良莠，纵然音差律误不成体统，怕周郎也不肯频顾了！朝堂上未必人人尽是贤能，民间白衫，也不都是智短汉。我劝你先弃了以官位高低论贤愚的心，不说果能到‘一饭三吐哺’的田地，你自家心里必得有主见才好。”李君紧问：“以妹妹看，谁是贤人？”玉凤乜斜他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自家心里就不曾有掂量？”妙凤知道玉凤脾气，怕李君难堪，忙说：“依我看，杨劭就很好。”李君问：“可是那个突厥人？”妙凤忙说：“什么突厥人不突厥人，在我们面前说说罢了，莫去外头混说，没的平白得罪人。”李君忙称“是”，妙凤才说：“杨劭虽说出身官宦人家，通身上下并不像寻常官宦子弟们目中无人，为人极和气，王兄若能和他稍事亲近，倒甚相宜。”玉凤听着逆耳：“不过一同出过征，这就说上人好了？罗通说他好，是罗通自家不如人；兰凤说他好，是她爱屋及乌；施郡说他好，

是他生得倒还齐整。杨劭不过一介凡夫，才学人品比寻常人强些，却也不至于叫人千口同词——且看他交的朋友良莠不齐，就知不过是一个糊涂人罢了。”李君不明白：“既然如此，征西用帅时九妹为何非他不可？”玉凤冷笑一声：“笑话！大家举荐，父皇拿不定主意，我不过顺口说说罢了，哪里到非谁不可的地步？何况那时我有恙在身，方寸大乱，其实朝中哪里缺他挂帅？”起身径自去了。

玉凤蓦地恼怒，妙凤并不知罗通阵前不肯听命的事，只道李君说话莽撞所致，岂料是为李君一句无心的话，勾起玉凤千恼万恨来，当下颇感意外。李君因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们两个也休伤和气，我再不讨教还不成么？”妙凤微哂：“你莫惶恐，我们说过就过去，谁也不往心里去。”李君这才放心，因笑问：“你们适才说的可都是真？”妙凤说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，谁还哄你不成？”李君笑道：“妹妹自然不会哄人，难保杨劭肯不肯拿我当朋友。”妙凤沉吟道：“这要看你的了。你是君子，谁会不理君子？凡事必先以诚待人，方获人家诚意，不必操之过急。”李君点头：“正是——听说陆德明有个孙儿叫陆绍君的，也颇有学识。”妙凤见问，说：“此人如何，我不知底细，只知他是杨劭正正经经挚友，想来也不差。”李君笑说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曾听姜驸马说过，曾见到罗通和两个生得俊的男子一处叙话，一个姓陆，一个姓武，那姓武的是谁？难道是娘娘的亲戚？”妙凤咧一咧嘴：“哪里话，我虽不曾见来，但听说过杨劭有个武姓朋友在太原，也是文武全才！”李君听说，咂嘴不迭：“杨劭被他父亲看管得紧，却有神通交许多朋友。”妙凤抿嘴笑道：“正是！肃王倒没人看管，也不见一个朋友。”李君赧然：“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，我没有谁为我死，也没有人让我为他死，委实白活了！”

正说到这里，梅香进来说：“外面起风了，千岁要去，趁风去吧。”李君笑道：“下逐客令了！都是些该打的丫头。”梅香道：“该不该打，看千岁高兴不高兴了。夜风凉，着了凉又怎么说？”李君心头一颤，夸道：“好个丫头，有这个心思，也难得了，明日跟了我，尽着你来心疼，如何？”妙凤登时拉下脸来：“嘴里都说些什么？”

玉凤姐姐面前你也敢这么着？天晚了，你去吧，我是不敢留人的。你这么着去交人，不让人家打歪了嘴？你是不是欺我年纪小，才敢当我面调戏丫头？”说着，眼圈一红，上去推搡李君。李君料不到妙凤说翻脸就翻脸，一边纳罕一边忙说：“好妹妹，我说着玩儿的，梅香心眼儿好，伏侍你我才放心呢，怎敢欺负你？”妙凤不依不饶：“呸，谁是你妹妹，是你姐姐！”李君哭笑不得，“你想当姐姐就当姐姐，我委实是说着玩儿的，别人不上心，偏你就变脸！”妙凤冷笑道：“仗着你们家有个皇帝，就拿人不当人来取笑！人家不上心是人家的事，偏我上心，你要敢当玉凤姐姐面这么着说马秀、成草她们，我就不上心。可见是欺负我！”李君无奈，只好说：“是我不是，请妹妹息怒，再不敢了！”妙凤甩手起身，边往外走边拭泪：“呸，谁承你的情！偏欺负我的丫头，就是欺负我，看我去告诉姐姐！”李君吓一跳：“妹妹，别去告诉她，我给你赔礼还不成么？梅香姑娘，小王委实无心说的，决无取笑的意思。”妙凤不依：“别听他的，就去告诉姐姐！”李君左一作揖，右一赔礼，妙凤偏不理睬，非要去告诉玉凤。李君急了，一摔手：“你去，你去！就说我调戏丫头，砍了我也不过头点地！”妙凤一愣，梅香暗捅她主子，妙凤气道：“你欺负了丫头，倒还有理不成？”李君也气道：“哪个欺负丫头！不过无心打诨，你倒认真了。”妙凤冲口道：“就是不许你要无赖。别人不认真我管不得，我们跟前，就是不许你们男人来放肆，我听见了污我两耳，也是欺负。”李君万般无奈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晓得了，再给我十个豹胆，也不敢说了。”妙凤“哧”地一笑：“这才是正理！你这王孙脾气，必要改了的，女孩儿们面前，放尊重些！”李君自觉没趣，怏怏去了。

杨劭自那日殿上辞封回府，一直闷闷不乐，每日依旧习文习武，不愿再闻外事。杨太夫人原来气他不肯荫封，每日不与他好脸色看，今见他锁在书院不知昼夜，反倒担心起来，和杨成重又提延误的婚期。“知子莫若父”，杨成因说：“劭儿心思怕不在玉凤儿身上，自征西回来，一提起此事，就见他人懒懒的，如让他二人完婚，

也未尝不可，只是委屈了俩孩子。”说是委屈了“俩”，实是担心杨劭。杨太夫人诧异：“王爷怎说起这样的话来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悔婚不成？”杨成捋须不语，杨夫人还要问，大丫头云香进来禀道：“并肩王、赵国公来了。”杨太夫人大喜：“快叫他们进来。”丫头打帘，只见罗通夫妇一前一后，进来拜见杨成夫妇。太夫人执了兰凤手，笑说：“你婆婆不是病着么？还来看我。”兰凤也笑说：“不是什么大病，已见大好，今儿特地打发我们过府请安。”罗通也禀：“征北回府，总没来请安，还请姨夫、姨妈恕罪——姨夫气色不佳，是何故？”太夫人忙道：“还问呢，能有什么事，为你表弟的婚事嘛。”兰凤道：“不是已定下亲了么，只要选个日子完婚就妥了。”罗通忙瞪兰凤一眼，谓杨成：“不知有何难以排遣之事？”杨成沉吟：“劭儿回府多日，婚期再议，倒也无甚大碍，只是劭儿近日怏怏……”罗通道：“表弟该成家了。”杨成说：“劭儿心思一向埋得深，又极孝顺，为父母的不忍心叫他为难，可青梅竹马，着实难得。”杨太夫人接口说：“何况玉凤儿面貌生得周正，人也伶俐，就是不愿读书做文，说话见识不尽如人意，待你表弟还是极好的。”罗通想了想说：“既如此，表弟料无二心。”杨太夫人叹了口气：“自幼定亲，父母做主，就算他不顺心，也没有后悔的道理。”兰凤脱口说道：“表弟不称心，就别勉强他了，没的别别扭扭，日后凑一处生闲气。”杨太夫人不悦：“自古都由父母做主，孩子们知道什么好歹！”罗通看着杨成：“表弟一向孝顺，强他成婚，也未尝不可。”太夫人生气地说：“通儿，你怎知你表弟不愿娶你表妹？劭儿还不曾道个‘不’字呢，你就不要东拉西扯。”罗通听了，忙陪笑：“通儿怎敢胡说？只不过为表弟起见。”杨成蹙眉摆手：“此话休要再提！来，唤劭儿来。”罗通忙说：“通儿闲来无事，正要去瞅瞅表弟。”杨成颌首依允，罗通辞了上房往后书房去。出了上房，巧见碧兰捧一盘果子进园，紧走两步问道：“公子在做什么？”碧兰回道：“王爷也不是外人，奴婢不敢隐瞒，自打殿上回来，总见公子呆愣愣，全没些子灵气，也不曾做什么来。”罗通

“哦”了声，又问：“去过什么地方？”碧兰答：“那倒没有。秦将军、段都尉、陆公子来过两回。”说着话，已走进园子。绕过翠屏假山，数丛白菊旁边石杌上，坐着一人，发束银灰软巾，着一袭银灰袍，面向北，若有所思。不是别人，正是杨劭。

碧兰欲上前禀报，罗通暗暗止住，放轻脚步上前，顺着杨劭的目光看去，远远的高墙爬藤，并无出奇处，心中不解，笑说：“二弟，人不可散漫，却须一些儿洒脱，不然，情何以堪！”杨劭闻言回视，见是罗通，起身见礼。罗通佯笑把臂：“姨夫已定下二弟和王表妹完婚的日子了！”说着话，偷眼瞅去，那杨劭却不喜不悲，一言不发。碧兰见状，故作欣喜说：“王爷说的可是真的？若是如此，再好不过了，‘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’么，少夫人来了，要是不嫌弃，我还是要伏侍的。”罗通笑道：“少夫人自会有人伏侍，你还是伏侍公子就是了。”杨劭转身走开，罗通跟他回书房，书童西昭捧上茶，见罗通使眼色，便掩门退去。

这里罗通坐下，杨劭不无郁闷，默然无语。罗通轻叹声：“二弟心思，为兄晓得，奈何木已成舟，更改不得。”杨劭说：“表兄说哪里话来，父母早允下的亲事，小弟万不能不孝的。”罗通点头：“姨夫不忍二弟委屈，似有毁约之意，姨妈却再三不肯。”杨劭闷闷地：“这是老父疼惜，小弟越发不忍。王表姐等我十余载，我岂可一朝伤她。”罗通摇头：“十数载相对都不能动心的女子，一朝娶来又有何用？没的生嫌。那时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贤弟一向孝笃，为兄敬重有加，但终身大事，儿戏不得。”杨劭闻言，缓缓说：“罢了，设若能使父母欢喜，小弟何惜舍了终身？何况亲戚间的事，自幼订下的，不好反口——只是连日小弟寝食难安的并非此事，却是另一桩。”罗通诧异问：“这事已关你紧了，还有何事能大过此事？”杨劭说：“表哥在朝多年，楚王为人，想必也略知一二。自上回蒙楚王重用，小弟方知她外面看来风光，其实颇为艰难。身为女子，虽说是金枝玉叶，尚且如此朝不保夕，吾等七尺男儿，不觉汗颜。”罗通听说，长笑起来：“二弟好精细，为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。皇帝家

的事,不说也罢。”杨劭叹道:“自古不让须眉者颇多,红颜薄命者也有之,而如此可敬又可怜的,怕只有她了。表兄是晓得的,小弟誓不入仕途,是因朝廷做事令人心寒意冷。如今想来,我等受气受屈,毕竟强似她,而她所遇件件都系项上人头,其心寒意冷略可揣测一二。”说着,含胸低首,双唇紧咬。

一番话,罗通听来不由为之动容,心下暗奇:“从未见表弟为谁如此牵肠挂肚过,莫说为龙子龙孙们了。至于朝堂中事,越发不肯听不肯问了。”因说:“明日皇上册她为九贤王。”杨劭听了一惊,旋即淡淡说:“高官厚禄难料福祸,况她一个弱女子!”因问:“姨妈的病可痊愈了?”罗通笑道:“今日已见大好。二弟连日郁闷,明日可否过府,为兄与你畅饮一回如何?”杨劭勉强笑辞:“那倒不必了。小弟明日正要过府探恙。”罗通忙笑道:“明日就不必了,今日一同去吧。”杨劭说:“今日兄长过府来,正可陪父母叙一叙话,岂可走去?明日朝堂有事自可放心去便是,不必管小弟。”罗通笑道:“无妨,无妨,老母念叨你念叨得紧呢,才专派为兄和你嫂嫂请你去呢。”杨劭听说兰凤也来了,忙起身说:“嫂嫂也来了么?我们去上房。”遂携罗通出了书房,碧兰迎上来问:“公子不写字了么?墨都磨好了!”杨劭吩咐:“我这里还有事,明日再说。”径直去了。

碧兰蹙眉自语:“到底是兄弟,一叫就走,我捧前捧后,也没得个笑脸。伏侍他睡,他不许;伏侍他吃饭,倒像要杀他似的;伏侍……”“伏侍他洗漱,却叫俺西昭。”不知西昭何时在背后,倒吓了一跳,变色道:“谁叫你偷听?你这奴才!”西昭嘻嘻笑道:“我是奴才,你就是少奶奶不成?”臊得碧兰一把捋过西昭,抬手就是一巴掌,把个西昭打愣了,半天才回过神:“看你秀秀气气,打起人来手还真重——我逗你玩儿的,你咋认真了!”碧兰飞红着脸不肯认错:“打你,叫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,你当我真是奴才?”说罢,折身去了,把西昭晾得没趣,快快去书房收拾茶盏不题。

次日一大早,杨劭洗漱完毕,去上房问安,杨太夫人留他用早饭,又嘱西昭几句,才说:“不等你妹子了,怕还睡着,你吃了就

去。”杨劭听了，依命陪母亲坐到桌前。只见云凤云仙姊妹说着话来了，云仙嚷嚷：“母亲偏心，咋不等我就叫哥哥吃了呢？”说着，猴到杨劭怀里。杨太夫人忙喝：“这丫头越发没大没小了，越长越大了，还总缠你哥哥。”杨劭环住小妹，向母亲道：“小妹小着呢。”云仙一脸委屈：“母亲偏心，人家没睡懒觉，偏说人家睡了，不等人家来。”看云仙娇憨样儿，云凤也不由跟着丫头们笑了。杨太夫人瞪云仙一眼：“真真个没——”也说不下去了。云凤坐下谓杨劭：“二哥哥今日去姨妈府里，也带妹妹去吧。”云仙忙说：“正是正是，女儿夜里和姐姐没睡，叫奶母早早叫醒，就是要跟哥哥去呢。”杨太夫人说：“你姐姐要学女红，你也得留在府里念书。”云凤立时不吱声了，云仙不依，吵着非要去，杨劭不忍：“母亲就叫妹妹们去吧，也难得他们有这份心。”杨太夫人说：“你当她们当真过府办正事？她们是想找平儿玩呢。”云仙嘻嘻笑道：“姨妈想我了，兰嫂子说的，母亲咋忘了？夜来还答应了呢。”杨太夫人无法，只得勉强点头，又嘱咐：“劭儿带她们去，叫丫头们看紧些。”喜得云凤姊妹闷头扒饭。一时饭毕，兄妹三人辞了太夫人，上马坐车出了昭国府。

可喜的是天晴气爽，风凉过耳。此时街上轂辘香车，琅琅人语，惹得云凤姊妹不时撩帘外瞧。恰巧一侧街面在卖瓜油松穰月饼，云仙毕竟小孩子家，看得口馋，立时便叫停车，打发云凤的丫头苗英去买。苗英依命跑去买了一包，谁知跑得急，不曾看见前面有人打横过来，手拿不稳，撞撒了一地，气得瞪了那人一眼，不想那人却跳脚大骂：“死奴才，长俩眼喂狗了？撞你爷爷一身油！”扬手一巴掌，打得苗英飞出老远，半日才“哇”一声哭出声来，颊上分明红红的五个指印。左右行人见他凶狠，“哄”地围将上来。云凤姐妹看在眼里，何曾见过？当下又气又惊。早见杨劭下马过去，西昭拉起苗英走开。不料那人伸手拦住，恨道：“走得了么？爷爷晦气，叫这小姐撞一身油，叫她赔来。”杨劭瞅他一眼，只见那人三十左右年纪，两只肉眼，生来皮笑肉不笑；一张薄唇，最善攀花折柳。杨劭看他放刁，忍气说：“我看你也是七尺男儿，如何动手便打人，还

这般无礼？便是她撞了你，且不说伤不着你半根毫毛，便污了衣衫，委实出于无意。”那人嘿嘿一笑：“爷爷在家乡时，谁敢道个‘不’字，今日撞脏了爷爷衣衫，竟放了她不成？定要赔来！”杨劭听了，气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要无赖？你好好说来，区區小可岂在话下？眼下看你不过一介武夫、一方强霸，爷儿决计不赔！”那人一听，不由分说，跳上来挥拳就打，杨劭闪身避开：“本想不和你计较，你却不知好歹，天下竟有你这样的东西！”言罢，以臂挡过去，乍一相抵，不由暗惊：“此人功夫不弱。”不敢大意。那人发狠：“我刁青一向不曾输人，你一个小白脸焉是对手？早早跪下来求刁爷，爷或能只叫你钻胯穿裆罢了，不然，缺胳膊少腿休怪爷狠！”杨劭见刁青越打越狠，忖道：“不给他些厉害，哪里晓得天高地厚？”想罢，瞅准时机，一招抱虎推山，将刁青甩出人群。那刁青也有些功夫，竟稳稳站住了，人群哄然大笑。杨劭转身离去，不防刁青打后面踹来一脚，腿一软，刁青哈哈大笑。杨劭气涌头顶，拧身也是一脚，刁青“哟”一声，双手捂腰蹲身下去，左脸颊上又着了一拳，顿时两耳轰鸣，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无奈软坐地上，以袖佯拭鼻血，瞅见杨劭掸袖上马欲走，冷不防将手一抖，一支毒镖飏地投过来，杨劭耳听风声不对，急忙将头一偏，反手抓住毒镖，怒气冲冲来寻刁青，刁青早已挤进人群逃去，不知去向，遂嘱田奶公扶苗英回府。云仙顾不得馋嘴，见姐姐的使女为自己受伤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再不吵嚷，随哥哥来到罗府。

正巧薛仁贵遣长孙薛卫夫和长孙女薛卫华兄妹也过府探恙，云凤和卫华谋过面，虽不甚熟，在此见面，也少不得坐一处说话亲热，晾得云仙只好找罗平去玩。罗太妃见了杨劭，备觉欢喜，拉他挨自己坐下，仔细端详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几天不见，如何瘦成这模样儿？夜来听通儿说来，真真委屈了。”杨劭勉强笑笑：“姨母说哪里话，父母也是为甥儿着想，‘委屈’二字言重了。”太妃点头：“话虽如此，婚姻大事也非儿戏，设若你们小两口不和，与你父母关得不大，倒是苦了孩子你——你二姨母护短得很，玉凤儿都是叫

她惯下的，日后少不得惹人生气，自要你迁就些才好。”见杨劭低首不语，想起夜来罗通的主意：眼下设若皇上把银国公主赐婚，做了皇家的驸马，才能解眼前之急。话丑理在，罗通图个口快，罗太妃也当信口开河，自知银国公主年岁虽小，极是知书明礼，但皇家规矩极严，公主下嫁非山东望族即宗亲贵胄不可，番将降臣决然无份，更何况杨劭麻衣白衫，尚主自属妄想。只是见杨劭日锁双眉，委实心疼。

正想着，只听客女在房外禀道：“银国公主驾到！”杨劭忙起身回避，不巧妙风声到人到，闪避不及，只好见礼。妙凤也不期杨劭恰也在此，稍一怔，也忙还礼。太妃见妙凤一身淡绿衣裙，全无钗饰，却别是清雅可爱，笑着招手：“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多礼。来来来，过来好生坐着。”妙凤笑着过来见礼，太妃执住手笑道：“想着你你就来，不随大家去凑趣儿，到我这里做什么？”妙凤笑道：“大家凑的趣儿，我为何去凑？再说也未必就是什么‘趣儿’。”太妃笑道：“不是‘趣儿’是什么？你眼下不是寻常官宦小姐，宫里的大事岂可避得了？玉凤不说，别人能不说？”说得妙凤回嘴不得。罗太妃又说：“玉凤被册封九贤王，位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这做妹妹的，越发风光呢，还想到老身这里来？”妙凤“哦”了声，神情淡淡：“这哪里是什么可喜的事！慢说姐姐不该，我也不想呢！”太妃心头一紧，忙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妙凤叹一声：“说起来叫人心寒。自上回那件事，姐姐身子大不如前了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她外头挣死拼活，回到宫里又受闲气，时时得提防人，饶是如此，还弄出一心窝的苦，也不知何时是尽头呢。拿今日这事，做了这个九贤王，权势、德望、年岁不相称不说，这里头的苦和险也不说，恨她的人倒平白加了数倍。她又是好面子的，逞强去管，必得管好，岂不是要了她命去？我再不谏事，也看得出厉害。”太妃听了，心下大赞：“好个丫头，小小年纪，竟能看到这一层，果真近朱者赤，不比寻常人家的丫头，没个深浅。”想着，一眼瞅见杨劭一厢默不作声，却紧锁眉头，不时轻轻叹息。妙凤也瞥见杨劭神情异常，不知为

何，不禁纳闷起来。

太妃只当他为婚事六神无主，遂不理睬，笑谓妙凤：“你有这层心思，她有你这妹妹，也很难得了。可怜她外头看着霸王一个人儿，里头着实叫人疼，你做妹妹的，该上些心才是。”妙凤点头：“那是自然——老人家身子可好些？”太妃说：“亏你想着，已大好了。”妙凤想起什么，忙道：“险些儿忘了，真该死！夜来姐姐嘱我过府，说她来不了，叫我带来一盒枣肉沫糊与老人家品尝，设若不好，就撂了！”说着，招梅香呈上来。太妃喜欢不已：“她恁地忙，还记挂老身好这一口，真真可怜见儿的。好孩子，回去就说我说了，叫她休再忘记挂这边，自己将身子养好才是正理。”妙凤应了，回头笑谓杨劭：“听兰姐姐说，公子近日要成亲了，我这里先贺你。”罗太妃忙说：“兰儿多嘴。”妙凤“哧”地一笑：“看把公子羞的，我逗你玩呢！”说着，自己先抿嘴儿笑了，倒把杨劭弄得哭笑不得。

一时黄翠娥也来上房，妙凤碍着大家，寒暄一会儿，遂邀杨劭：“杨公子，你坐着也拘得慌，咱们去他家后园看看吧，听说他家的竹林煞是好看。”杨劭才要推辞，罗太妃撵他们：“你们也坐半天了，没的陪着老婆子闷得慌。劭儿带妙凤儿去耍耍，少时回来用饭。”杨劭只得辞出来，远远地前去了。

绕过前堂，一条石子路曲曲折折通到园门。时序正当深秋，草叶有些泛黄，但园子里依然葱茏。秋水自府外引入，浩浩荡荡绕过假山，在一片竹林旁汇成小小一潭，清冽可人。那一大片竹子深不见天，绿意尚浓，随风飘舞，沙沙作响。妙凤看得高兴，倚在桥栏赏玩一回。杨劭早又转过竹林前头去了，气得妙凤顿足，一径跑到他前面，瞪着眼嚷：“你这人也怪，说是带我来玩，怎么自顾自地去了，我迷了路怪谁？”杨劭微微一哂：“公主又非初次过府，不劳劭引导，岂有迷途之理？只管来游玩，益发畅意，没的有个人跟前晃着碍眼。”妙凤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笑道：“我当你缩手缩脚呢，如此，倒显得我多心，原不该邀你来的——公子，你有心事？”杨劭摇头不答，妙凤驻足凝目说：“公子哄我，你就是有心事。”杨劭无奈，

只得敷衍：“在下无有。”妙凤不信：“我看得出来，你眼里藏着呢。”杨劭吃了一惊。妙凤得意一笑，扬头说道：“不必看眼，你脸上也写着呢。玉凤姐姐有心事时，任她如何掩饰，终逃不过我一双眼去，我看定的，再不会错的——公子有何心事？”杨劭佯作未听见，妙凤转到他面前：“我打量你也不会告诉我，不过，猜你是为我姐姐的事。”一语中的，不由打个寒噤，急忙辩：“公主莫要乱讲，殿下的事岂是——”妙凤见他急得失了态，弯腰笑个不住，良久才说：“你莫急，我说着玩儿的。”杨劭气又气不得，说又说不得，拂袖去了。妙凤也不计较，紧随他去。

忽闻一阵馨香，随风而来，妙凤深呼一口，顺着香气来处寻去，在一段女墙后，见有一大片菊丛，有娇黄，有莹白，有浅紫，有粉红，花朵硕大，香气滚滚。原来适才的香气是从这里溢出来的。妙凤越过女墙，跑到花丛中，放眼一望，一色的菊树，再无杂品，且株株枝肥叶茂，托着朵朵傲岸，迎风而立。蹲下身来细看菊树根部，遮阳蔽雨，重影荫浓，别是幽雅静谧。神情一爽，索性爬到花丛中，去看那翩翩蜂舞。

三十九

妙凤贪闻花香，看花叶拥依，风动香涌，不由神清气爽，两眼迷离。不期一条黑影罩在视线内，急忙跳开一看，原来一条小青蛇在潮湿花根处蠕动，因妙凤拨动花朵惊了它，遂昂起蛇头来。妙凤见了，不由笑了起来：“原来是这东西，倒吓我一跳。”迅即握住蛇颈，举起来照着日影端详：“细溜溜的，长在这地方，也是造化。”握着青蛇，复越过女墙，欲待折回去，蓦见杨劭立在桥上，见妙凤满面春色地手握一条蛇，吃了一惊，忙喊：“小心咬了，快放了！”妙凤不但不放，故意捏捏蛇尾，笑道：“你也忒小看人了，殊不知我自小在封州就玩惯了，区区小蛇，有何惧哉！咦，你如何还站在此？”杨劭方放下心来，见问，便说：“公主真若丢了，在下如何交代。”妙凤“噗哧”一笑：“公子好精细，我道当真生我的气了。”杨劭正色道：“公主嗣后休再打趣，殿下乃万众之尊，岂可率意拿来取笑？劭一介凡夫，如何敢担当得起！”妙凤不以为意：“我不过无意信口胡说的，哪里惹来公子泰山压顶的话？并肩王是我姐夫，你又是他表弟，通共不当意说了这么一句，你就这般诚惶诚恐的，一起玩儿也索然无趣。”杨劭说：“公主是皇上义女，劭何德何能，敢如此打趣九贤王！”妙凤气得一甩袖：“罢了罢了，再休讲这些。你没见我姐姐和姐夫们说说笑笑，何等随意，亲戚之间，理当如此，要讲起许多礼义，倒弄得大家都不自在。看公子也不是委委琐琐之人，总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不敢再理你就是！”说罢，自顾去了。

杨劭愣了半晌，自忖：“虽说她稚气未脱，言辞之间不无道理，加之恭谦有礼，原是九王之风，足见近朱者赤，能如此，也难得了。只可惜我无德无能，天性愚钝，不解天语。”叹了一回，又想道：“公主这般平和，九王又礼贤下士，着实与常人不能同日而语。可叹九王扫眉才子，平白生在那种地方，父母无情、兄弟无义，着实可怜可

叹。”想着，站在那里竟呆愣愣地出神，直待妙凤回去后等不见他，复入园来寻，方才觉得，看妙凤一脸的疑惑，便低头不语自去。倒把妙凤弄得越发不解：“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会儿发怔，一会儿又煞有介事，活像呆子似的。”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闷闷出了园子。

时到亭午，罗太妃在上房备下茶点、果子，杨劭等人打园子回来，便在这里陪太妃说话。一时罗通夫妇回府，遂摆上饭菜。妙凤挂着玉凤，便向兰凤打听，兰凤一脸的笑，指天划地说个不停。太妃便说：“你们好生用饭，少时再说不迟。”这才噤声。一时饭毕，使女来说：“忠国公来拜！”大家起身迎迓。绛凤见过太妃，因笑说：“大家想是有事，我搅了大家！”太妃笑道：“哪里有什么正经事儿，坐着玩儿呢——用饭不曾？”绛凤笑答：“用过了。过两日定国侯与包大人完亲，我来问问兰姐姐，该备些什么礼儿才好。”妙凤见说，忙道：“我们也不曾预备下东西，我这就回去。”兰凤一把扯住，手指一点妙凤鼻尖：“你忙什么？大人们的事，用不着你掺乎——妹妹，苏小姐虽不是咱们的盟姐妹，倒底和玉凤妹子有粘连，况且人也怪好的，我们原该帮着。黄夫人和苏小姐原是盟姊妹，自然也去。”瑶凤笑一下：“那是自然。文琴一向与奴家甚相得，此番出阁，虽没什么稀罕物件相送，寻常之礼还是有的。”

罗通见她们谈论此事，便和杨劭出了上房，到书房说话，部曲献上车茗退下。杨劭因说：“表哥忙了半天，用过茶歇歇午吧。”见罗通心不在焉，神情若有所思，心下便觉纳闷。果不其然，罗通呷一口茶，舌尖搅了几下，喷在绸帕上，幽幽地说：“你不在朝廷不晓得，今日行册，乍一看，轰轰烈烈，比太子的大礼还过，实则暗藏杀机。”杨劭料不到罗通提起此事，因不知就里，也不便插话。罗通复道：“为兄来看，定是武娘娘借此盛景，挑太子和九公主生嫌的。那太子不知国家大事，却深知储位大过性命，他人万不可染指。她兄妹本就生分，如此一来，太子岂肯善罢甘休？就是九公主不去为王为帝，终究也管得着太子，这又是玄武血光之兆！”杨劭听来不

觉打了个寒噤，长叹道：“‘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。’玉凤又何必以微弱之躯，沐于枪风之中呢！”罗通听罢，不啻晴天炸雷，一时回不过神来。杨劭尚不知自己失态，一如既往地：“表哥久立朝廷，可知内情？”罗通强稳心神答：“当初公主生母，不过卑妾而已，生下她来，便撒手而去。武后借此道玉凤命硬妨母又妨亲人，必得远离亲友十二年方保无恙。太后信以为真，逐玉凤出宫十二年，少林寺落脚。也是她运蹇命大，本来习武为的是健体强身，是她潜心苦学、习文修武，冬夏不辍，听说后来游历四方，行走民间，见识比常人强出许多来。当初玉凤便为武后不容，长大成人后，因她生来聪明乖巧，讨得太后疼爱，也是上天悲悯孤女，才有今日。”言讫，偷眼去看杨劭，果见他双目黯然，似有所思，遂又说：“也亏她深明大义，虽然皇帝父亲情淡，尚不记旧恨，为天下东征西讨，男儿不能的，她不得不能，男儿能的，她自要能。几年下来折磨得心力交瘁，沉痾缠身。二弟是晓得的，前头那件大事，险些要了命去。她不肯说，宫里有传言说她那病不是太医们无能，是有人在药里下了慢毒。如此说来，她外面看着风光，其实如履刀枪，步步有血。知道的还罢了，不知道的以为她贵为金枝玉叶，再没有不遂意的，岂知反不及民女村姑自在呢！”风微。去也然自，秋

有道是：皇玉并女常号，数时并辞罕解公什好是，图出番批，哥

曲指，哥到银汗既，竟丁丁出情海味时，事典会到情到见面哭

星”。即“我本无意怜花落，岂知花痕落心中。”明神。不显答香士精

聊面寒，然其不果。同醒爱到不心。思得言答耐件，燕到不心鼓更

罗通有意将事儿缓缓说去，原也不知杨劭会作何想，不期这一番话激得杨劭萌出另一番心事，想到妙凤在花园里的无心之语，不觉心中如千刀绞万枪刺：“她贵为人王，如何命薄如此！”反复咀嚼那句“外头挣死拼活，回到宫里又受闲气，时时得提防人……饶是如此，倒弄出一心窝的苦，也不知何时是尽头！”心里那一份敬意，平添诸多怜惜：“我只道她驰骋中原，强悍不让须眉，殊不知负累颇重，我一个男儿已是不堪，她不过文弱女子，如何受得了恁般委

屈？可见她不是帝女，竟是“苦女”！

他这里想得愣了神，罗通那厢不禁纳闷：“表弟的口气、神态，想必心里有了玉凤不成？”转念一想：“表弟虽说对表妹无意，却也不至于轻薄若此，难道……”暗窥杨劭神情，深信不疑：“表弟尚不知他心中多了一个唐玉凤，等他觉察到，就难以脱身了——表弟从不曾为哪个女子略动一动情，这是玉凤丫头好福分。断了表妹那头，也只得用一用玉凤丫头了。”

俩兄弟各怀心思：一个了然于胸，一个千愁万绪；一个有心栽柳柳成荫，一个无意拂花花满怀。等部曲来换香茗，二人这才相视一笑，再看窗外，日掩云影，秋风送凉，似有滴雨落在窗纱上。罗通看看天：“怕要下雨了，贤弟不必回去，你我兄弟正好饮酒赋诗。”杨劭已起身道：“表哥盛情，小弟异日再领。来时母亲嘱弟与妹妹们早回，趁雨不曾下大，还是早早告辞。”罗通听说，便不再留，同杨劭去辞了太妃，看着他兄妹远去，方才回来。

其时雨越下越大，到了掌灯时分，雨大如柱，地上早是一洼一洼的水，夹着花瓣落叶，入泥的、入塘的，顺着一道道小沟，流出府去。妙凤因无法离去，便站在廊下赏雨。兰凤在上房陪着太妃、绛凤说话吃果子，翠娥业已辞众去找宦凤。罗通在书房看一回书，顺着回廊到上房来。妙凤看见，笑道：“姐夫来得正好，小妹正要回去，雨下得大，如何是好？”罗通笑：“要想回，天漏了又何妨！”妙凤气得跺脚：“到你家来，反逐起客来，天下可有这个道理？”转身进房。少时，兰凤姊妹出来，见了罗通，因说：“母亲叫你去！”引大家顺着回廊去自己房里。

罗通不知何事，忙撩袍进房，罗太妃歪在榻上，身上多加了一件衣裳，见罗通进来，屏去左右，问：“听你在廊下说话，几时来的？”罗通禀道：“孩儿方才到的。”罗太妃点头问道：“到了也不进来，还叫人请你不成——这厢坐下，有句话要和你说道。劭儿、妙凤俩人的事，休再混说了，他们没有那个意思。”罗通心下好笑，嘴上应着：“孩儿遵命！”罗太妃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好一个孩子，可惜，可